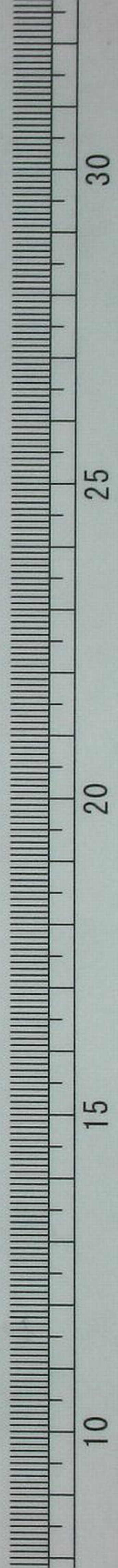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2



文庫11
A1692

皇朝人物評論論

松岡時敏著

學古臚議

全二冊

茉莉巷製本

學古賸議序

素備人也嘗立波際隔海南望烏瀆
豫之背列巘壘嶂雄峻排雲蒼秀接
天取地圖檢之其南地勢併與列巘
疊嶂奔放百里向牽大洋橫絕者土
州也慨然欽山海靈湫之氣想野中
兼山小倉三省二先生之績矣夫學
問文章之與事業二而為一相扶以

成功而古今常苦難兼況中世文武
分裂置學者於無用之地不使習事
務武人俗吏肆其權力為得宜乎獨
土藩用二先生二先生亦能垂焉以
解學者迂濶之嘲可謂偉也抑二先
生之績為時世局一藩則又不可不
惜矣今也得吾社友松岡欲納則可
以解其憾也欲納之在土藩也夙得

英主入則莽順匡救出則教督學生
其業已著明一旦登庸朝廷風雲震
蕩創建學校于東京進入左院釐正
職制遂立元老議官之班與巨公大
臣議決大事乃其榮顯與事業俱赫
奕矣近世維新之際勲績炳烺照人
耳目者固指不勝屈而至學問文章
與事業相兼則衆先推欽納為泰斗

然則欲訥與野中小倉二先生其光
耀孰大孰小豈俟論別哉欲訥器度
深重官位貴顯而風流爾雅則發之
天性烏素因得時見於吟社觴詠間
爾汝相親頃者齊頓平生著作付梓
此集曰學古賸議見囑以序文蓋歛
訥督藩校時課生徒以論文姑倣東
萊博議示初學絢爛之楷擇者可然

識力之雄俊氣格之奔放則其本色
而得之鄉土形勢者歟方今洋學盛
行文物鼎新而考漢文者亦投時好
往之銜才標奇輕俊取勝戲謔買喜
一語一節則佳矣抑奈全篇條理格
力何欲訥之文則反之元歐陽玄評
宋潛溪文曰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
百戰百勝志不少懈態度多變如晴

躋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欲訥事
業之外如此集其亦有然焉者夫
明治八年第十月

吉備

阪谷素撰



雪江閑思發書



學古賸議卷一

松岡時敏

著

皇太子菟道稚郎子

義當辭而辭之之謂讓而孤竹之封則嘗受命於王
室者也何讓之謂理當選而不選之謂軼而采薇之
辭則不當選於周詩者也何軼之謂如私讓其封奈
蔑王命何如浪選其辭奈違詩例何此皆聖人所不
肯取焉而史遷獨取以立伯夷傳極筆噴嘆尤屬無
稽匪獨尤屬無稽其眩惑後世不一而足仲尼稱伯
夷曰求仁得仁孟子亦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後世學



者。攬孔孟所教其言雖簡而伯夷之爲人。可以觀矣。觀其爲人嚮慕乎其風。縱令氣稟不高。不能詣其仁。且清之域。當亦爲蕪。人寡過之君子矣。蓋平易之行。如田在平地。孔孟所教是也。詭激之行。如水注絕壁。史遷所贊是也。其狀懸匹。鍊其響聞。百雷自眩。股栗驚賞不已者。此絕壁之水而至平地之田。則人必漠然。閱過然。產黍稷。殖稻粱。而天下生民之命。皆資焉。田之功用。豈特千尺飛流之比乎哉。獨奈人情。慣於常喜於竒。故唐虞之允執。其中人不知其當希慕。而其禪天下。則爲燕王君臣相誑之跡。伯夷之仁。且清亦人不知其當希慕。而其讓封。則爲殉名喪實之劉愷。鄧彪甚矣。史遷誣以標其異。而流毒被乎後世。若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亦坐此者。歟。嫡尊於庶。禮也。弟不先兄。義也。仁德嫡也。兄也。太子廢也。弟也。應神之建太子。旣已廢禮而舍義。可謂過矣。而未始聞太子有諫而止之辭。而遜之者。恬然立而居儲位。豈懼其傷父志乎。是似孝也。然子思不言乎。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太子果出於孝乎。迄應神方崩。乃遽讓位於仁德。何歟。使先帝而有知此。豈不足以傷其志乎。而太子則謂死亡其父。而然乎。是亦非子。

思如事生事存之道也而孝子忍爲之乎第使太子能務平易之行而不喜詭激之行乃若果懼其傷父志則躬爲吳太伯可也若既立而爲太子則說仁德使爲周公可也果能如此伯夷仁且清之實備乎其

中而孔孟之教未嘗出於其外何以言之三以天下讓者其可貴在無跡可觀苟使跡無可觀固無傷於父子之親不亦孝乎此奚獨宜兄之避弟而已哉位冢宰正百工者其可貴在不自利天下苟使以天下不自利固無間於兄弟之際不亦友乎此奚獨宜叔之輔姪而已哉使太子周旋調和專勞思于此雖則其行平易不足以駭人驚世然曠歲無君而民怨嘆於道路孰與王室雍睦而天下被其休澤也悲哉太子以庶踰嫡以弟先兄而後至於固讓其位而自殺志則壯矣而於道則未矣嗚呼史遷所贊伯夷詭激之行至於千載之下萬里之外眩惑枉殺一賢太子或曰當太子時漢籍入我獨有論語太子何由識史遷所贊余曰按國史載太子師阿直岐王仁博極典籍則如彼伯夷事豈無聞其說于是二人乎抑史遷之著得毋非亦已傳而我乎不然所見獨論語已何曰博極典籍乎哉舍人親王執史筆距太子時不

過四百餘年矣而其言太子既死復起遺囑仁德言
終伏棺者妄也其言以同母妹進仁德者悖也一妄
一悖曾謂太子之賢而爲之哉雖皇國之書不足悉
信如此學孔孟之道者讀書窮理當就平易留心勿
爲詭激所眩

物部守屋

盎然其春生者仁肅然其秋殺者義巍然赫然其青
天白日者大中至正之理雖神之爲道微妙難觀蓋
不過如此而已人盡誠敬以事之其心光明正大則
謂之神在人心可也幽晦如夜渺漫如霧柔佞如狐
狸怪詭如鬼域耗彘斃倫誘惑愚俗雖佛之爲道寂
滅難測蓋不過如此而已人極阿諛以事之其心深
刻狡詐則謂之佛在人心可也議者皆嘉物部大連
之敬神而惡蘇我馬子之信佛我謂馬子固不足論
第大連之敬神不自知佛在其心奈之何其神得而

饗之乎哉蓋大連之於允德部皇子猶如馬子之於
厩戶皇子也然允德部非惟覬覦天位又欲僣皇后
強入殯宮其罪可誅也厩戶為人穎敏博學多通抱
濟民志其德可褒也意當是之時允德部之罪可罵
然以聲於世厩戶之德可翕然以稱於人而大連何
人獨欲盡去皇子而立允德部是謀逆之賊也逆事
泄而敗馬子奉皇后救與厩戶整兵進攻是征討之
將也二人之心相提而並論謀逆之賊如夜之幽晦
如霧之眇漫如狐狸鬼域之柔佞怪詭耗其彞數其
倫而曾不之恤豈得不謂之佛在其心乎征討之將
其出師也盎然之貌若春肅然之勢若秋其所以颺
而言之巍然赫然若青天白日其實則假仁義之名
未嘗當大中至正之理然以形跡言之豈得不謂之
神在其心乎馬子雖心不敬神其征討之形庶幾乎
敬神足以服人大連雖心不信佛其謀逆之意庶幾
乎信佛不足以服人則其勝負之數未戰而先覩之
大連之亡不亦宜乎異日馬子志盈氣溢蔑視王室
卒至弒崇峻帝則其心之佛一旦躍然而發露於外
於是乎反為大連之罪人矣烏虜夷狄之佛寢熾于
吾中國而萬乘之主披緇剃髮身為沙門皆始于此

可不嘆哉。設使大連之心能光明正大而非深刻狡詐，必不黨於其罪，可誅之。元稹部則上而不為神之所譴責，下而不為人之所非議。神人篤祐，然後黜姦徒，陟賢者。佐天子出號令，則於排佛醒世，綽綽乎有餘裕。試為大連畫其策，不必創奇說，但引佛之所教足矣。何則？恐陷地獄，冀生天堂。此佛之所教也。今舉而諭諸人，曰：汝奉彼佛國之教而不奉我神國之教，豈非不冀其所當冀而不恐其所當恐耶？聞者不悟，吾乃蹶然興曰：果有地獄乎？必彼佛陷身之地，果有天堂乎？必我神肇跡之天。

藤原鎌足

方欲察英雄之心術，不宜觀於其輝赫之功，宜觀於其曖昧之跡。喬嶽大川無賴，僮奴亦莫不屬目焉。幽谿小壑，博物君子亦不敢加意焉。大者易驚，小者易忽，勢固然也。且舉燁赫之功而遺曖昧之跡，廢乎忠厚，然僅攬其心術之梗槩而不能見其所不見，未必為忠厚矣。訶曖昧之跡而遺燁赫之功，廢乎刻薄，然深造其心術之精微而能彰其所不彰，未必為刻薄矣。講經將以詳聖人之道，讀史將以審英雄之心，是故探其蹟，索其隱，拆蠶絲分羊毛，未始不為講經讀

史之法也。內臣藤原鎌足輔天智於朝綱既弛之時，誅入鹿于逆焰方熾之日，謀之之密，施之之決，洵不愧於英雄所爲。而至令功名繪炙人口，惟天智天武之際，內臣事蹟或微而不顯，惡得不尋其心術而揭之。天智命世英主也，天武亦命世英主也，兄弟之間必有難處者，而況於叔姪乎？先內臣唐則有秦王世民禁門喋血之變，後內臣宋則有晉王光義斧聲燭影之疑，明則有燕王棣靖難之舉，時雖曠百歲事如出一轍。大友皇子所夢見蓋兆此禍矣。捧日授皇子者，朱衣老翁從腋下出，奪去者果何人歟？內臣方

陳巨猾窺隙於聖朝萬歲之後，誘皇子修德于天道，與善之訓，則內臣豈非已知皇子之前途乎？天智命皇子爲大政大臣，使列人臣之班而避人主之地，則天智亦豈非已知皇子之前途乎？天智以中興大宗不能傳天下于皇子，內臣以天智殊遇不能使皇子久踐寶祚，意者君臣至此，傷慮痛念果當如何哉？抑內臣於天智親如魚水，而於天武疏如胡越乎？迄疾革勅就其家，賜姓藤原，授大職冠，充其使，豈爲無人而必遣天武諭告皇恩，非平昔所親交不足以悅之也。則天武之不疏於內臣，晰矣。造膝密陳以殫救時

學古齋講義卷一

之深表相臣之職爾抗疏颺言以炫慨世之風節諫
官之職爾內臣常侍惟慳調停和輯于天智兄弟之
間固非如諫臣抗疏驚動一時故後世莫得而傳之
吾於是乎察內臣之心術矣內臣嘗學周孔之道于
南淵先生則其修已也必以是其治人也必以是周
公居攝以輔成王懿行雖多意內臣所慕莫大焉孔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嘉言雖多意內臣所取莫先焉內臣嘗勸天智讓
位於叔父孝德而獨不能使天武安分樂命慎潛龍
之德而塞翼虎之誚寧有是理邪吾意遂謂其於天

武惟勸其退讓以倣周公之輔躬第戒其驕吝以守
孔子之訓誨故當內臣立朝天武未嘗有跋扈難制
之形天智未嘗有猜忌欲除之意奈何天使內臣不
永于世而天智兄弟之間不得或如曩日其臨崩屬
後事天武所對豈不有優容不逼進退中道者乎其
辭疾避姪遂不能不越俎于天倫者驕也其削髮爲
僧尚不能不朶頤於神器者吝也病熱者投之必以
療熱之藥患寒者投之必以治寒之劑我見天武以
驕吝失之而知內臣以驕吝戒之求古人心術於有
文字處不過厪攬其梗概求古人心術於無文字處

可始造精微若史氏所稱述則初之於入鹿也毅然
有謀而後之於天武也茫然無謀噫內臣亦一世英
雄也乃曰其一人之身初則智後則否吾不信也

和氣清麻呂

不抗氣之所充而乘氣之所虛使人趨於已之所欲
爲小人之智者也不乘氣之所虛而抗氣之所充使
人忤於已之所欲爲小人之愚者也猛將欲破賊首
逆料彼必嚴備擬我我負勇矣必能摧彼爲賊首者
疲兵羸馬逡巡却避觀以易敗則猛將終無所致其
勇焉君子將彈權臣豫思彼必盛怒迎我我決死矣
何敢畏彼爲權臣者和顏霽威雍容談笑諭以改過
則君子遂無所致其死焉氣之所充人不抗之而氣
之所虛人乘之則所志倏變所期忽違不能覺爲人

所使而駁駁乎入於其計中道鏡不悟於此若其待清麻呂可謂小人之愚者矣托神借教以窺寶祚清麻呂之所素惡也按劍瞋目以示意旨清麻呂之所豫期也素惡而豫期此烈丈夫之氣所以充也天地之元氣清平無事不能不或衰鼓之以雷霆煽之以風電未嘗不為其孽氣所激發矣丈夫之正氣溫和無事不能不或餒加之以無道觸之以非義未嘗不為其邪氣所憤勵矣是故以忠蓋之言修飾邊幅可得而逞其姦以僭逆之言吐露情實不可得而逞其姦清麻呂復命之言震于四海非待路豐永敵之也

道鏡先自激成之也道鏡僭逆之謀亡于一且非待清麻呂敗之也道鏡先自敗露之也道鏡之得寵於孝謙無異乎懷義之納媚於武后設使道鏡之智高於懷義而又使孝謙之材畧不遜武后陽收其望陰濟其謀則方清麻呂奉使宇佐也道鏡必建言於朝曰吾國家天日之嗣必立皇緒以臣為君所未嘗有焉太宰主神妄言欺罔朝廷汝速往而質之如此一言之下可以釋清麻呂之念一語之中可以攬清麻呂之心何則不抗其氣之所充而乘其氣之所虛也曹操之與雖智謀如荀彧初不知其不忠于漢迄其

受九錫纔能悟之蕭道成之起雖忠烈如袁粲初不知其不忠于宋至其篡九鼎纔能討之愛國自做之形存於昭昭之中篡國自立之勢成于冥冥之中議制以見已之正而人卻暗濟已之姦施事以顯已之義而人反潛圖已之利若道鏡則淺露而木深沈托神借教之言一聞足以知其僭逆之謀按劍瞋目之姿一見足以察其姦賊之腹苟有士氣者孰敢低眉俯首獻諂貢諛以趨其所使令乎哉吾嘗謂皇國之天地元氣所鍾焉雖有孽氣不能或犯之皇國之文夫正氣所萃焉雖有邪氣不能或間之小人若道鏡而未嘗及漢土姦臣烈丈夫若清麻呂而未嘗不勝漢土忠臣皆斯氣之使然也嗚呼惟有斯氣則稱為君子國無愧焉

藤原百川

事必要功于兩端而不見一隅之成敗議必圖利於其終而不顧其始之是非其所措置雖或中道而變喪于左必得於右損于先必益於後然則彼功與利去我而其奚歸此市井牙儉之術所以巧發竒中而無不濟也有人於此焉一則負債以苦徵者也一則貸財以責償者也一則求售田者也我乃視售田者以爲竒貨將謀以分其利緩頰遊說使負者姑假田以質於其所稱貸則彼免其徵焉必德我矣異日貸者悅其獲田也倍蓰其價以收之則利歸於田主而

我亦與焉。如我商議之次，有隙可乘，則百誣千罔，奪田而還之，厚價以納諸負者。彼旣德我，必不能拒。是術蓋原諸人情，出其所不得已，故天下之事莫施而不濟。此豈非要功于兩端而圖利於其終者邪？侃侃然執其義而不肯變通，悻悻乎抗其直而不肯婉曲。卒至於左支右梧，東望西礙，而無所成焉者，所可同日語乎？參議藤原百川者，縉紳家之牙儉，而山部王其所視，以爲奇貨者也。而光仁帝之與皇后夾也，賭以美女美丈夫，后勝責輸不已。帝蓋不免爲負債者，而后則可謂貸財責償者矣。山部王令聞夙著天下，

屬意定策，擁戴以登宸極，不獨功歸於參議，天下之民皆蒙其利，則其爲田也大矣。於是乎參議勸帝遣王侍后，蓋謂帝旣老矣，宮車一日晏駕，后必垂簾聽政，神功以還勢之所必使然也。后已悅而寵王厚價收之，王必得踐祚。帝或悔恨，使后忿怒，則我潛后於帝，併以廢太子而薦王于帝，立爲儲貳，是乃奪田納諸負者之術也。帝安得而拒之參議？素謀胸中已定，如此人或謂參議所爲傾險鄙褻，不近人情，雖姦邪之小人不取爲之，况乎參議之賢而至此耶？嗚呼！淺矣。觀參議也。山部王實爲桓武帝內修政令，外攘夷

狄天下後世稱王室中興必首推桓武之勲然料其
時勢微參議帝必不得立焉蓋參議其術譎詐而其
心忠亮卽舉其所爲以證之乎當稱德之疾不使巫
浴者是其救時之權術而割半封以給清麻呂者是
其憂國之本心也使山部王侍皇后者是其救時之
權術而按劍叱瀆成立殿前四十餘日者是其憂國
之本心也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
吾取其術不取其心此蘇洵之創說見者以爲千古
奇論矣嗚呼誰知既有先蘇洵一百五十餘年以龍
逢比干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若參議者出於吾朝
乎哉

皇朝詩林

十一

管原道真

木之在山根深而幹鉅不可以其被斧斤言不終天
年也劉削以爲天下之材固其分而已金之在礦質
精而色美不可以其被發掘言不遂天性也鎔鑄以
爲天下之寶固其分而已牛之見卜而斃於牲非牛
之罪也象之見焚而死於齒非象之災也何獨異於
人乎哉君則有君之職臣則有臣之職故君之使臣
惟禮是履惟義是據內外無所疾焉臣之事君公爾
忘私國爾忘家俯仰無所愧焉所以盡其職分即所
以盡其性分然後君臣之際可以無憾而遇與不遇

則非所敢顧也。管原右府之於宇多帝，蓋庶幾乎而
及獲罪於延喜之朝何也？藤原保則嘗評以謂當今
碩儒觀其所志，非明哲保身之士也。至後世尚稱保
則以爲有先見矣。我乃曰：詩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者，非右府誰望乎哉？」推已以及物，故雖識時平之
媚嫉，初同相位而不敢防範，非誠乎誠者明之所由
出也。忘身以報國，故雖喜清行之諫說，終蹈危機而
不敢挹遜，非忠乎忠者哲之所繇發也。顧寬平之登
庸，藤原氏必曰：帝將使收吾累世之權，然右府則惟
誠也。功顯矣，必薦而舉之；罪著矣，必彈而黜之。如是

而已，何敢有所私與奪焉？而藤原氏所恒謀在於相
門之威福，以奪百司之權，其忌以爲此言者，是自吐
露己之姦心也。曷曾傷於右府之明乎？廷臣之譖毀
醍醐帝，必曰：彼實欲立齊世親王。然右府則惟忠也。
禮當敬則敬之，義當絕則絕之，何敢有所私愛憎焉？
而醍醐帝所嘗惑在於嗣子之廢立，因大臣構成父
之喜怒，其猜以速此讒者，是自著見己之褊心也。曷
曾損於右府之哲乎？夫我之爲心，乘軒戴冕，視以爲
儻來之物，則飯蔬飲水，樂以爲安分之地，以是進不
敢喜，自省而有耻，雖得大官，猶還謫退，不敢悲，自省

而無耻雖被重罪猶榮寵復何屑屑然顧其遇與不
遇哉果如保則之言則胡廣之以中庸見稱而又居
顯位以為保身之道而賈誼治安之策不行遂致死
於長沙為非明哲歟馮道之以長樂老自誇而永據
高官以為保身之道而李綱北伐之謀不聽遂擯棄
於鄂州為非明哲歟明者謂明於理也哲者謂察於
事也而資之以誠與忠天下之務莫不盡其職分則
性分亦盡於此矣保身之道舍此又何以哉右府之
誠乃明之所由出忠乃哲之所繇發雖會有西海之
行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地八尺之身無可得而疵

類不亦能保乎良工劉以為天下之材而拙工棄之
惜者在人而於木奚憾焉良冶鑄以為天下之寶而
拙冶毀之惜者在人而於金奚憾焉當右府在貶所
杜門讀書竭力聖道無以異於輦下會朋之日捧衣
拜香傾心王室無以殊於殿上議政之時則當以拙
工拙冶之責歸諸當時之人主也烏得不駁議於保
則以雪冤于右府哉而我因之有所更論焉遣使問
俗觀光四表先王之明也衣冠禮樂擬制漢土先王
之哲也其明無不照其哲無不察此其所以能保國
致疆且大也而遣唐之使一罷而不復航海者由右

府建議始焉先王取於人以為善之道終變為後王
足於己以無求之政是自畫者耳自隘者耳而右府
方啓其端矣惜乎明未全明於理而哲未深察於事
雖一旦獲柄用終未見勲業炳燦於天地間謂之保
身則可謂之保國則否

橘在公

一清者百術之本也百術者一清之殊也一清之於
百術譬則相合而不相離猶膠之和漆相配而不相
忤猶鐵之感磁要當如是已曰膠之與漆鐵之與磁
雖其質能和其氣能感然此屬二物未足以爲比也
蓋一清者山也水也百術者煙雲草木也波瀾魚鼈
也今乃審言之搖曳爲旗橫陳爲幕修焉爲翔忽焉
龍盤不可測其所從興者爲煙雲葳蕤而蔓絢爛而
華者爲草木波怒如雷瀾蹙如霧魚而鱗鱗而介其
發於形見於態人觀以爲百千於變化而原其所以

如茲皆未始不資於山生乎水也術亦然或仁或義
或寬或猛或刑或賞其所變通不止百千皆靡不自
一清出焉吾故曰一清者百術之本也百術者一清
之殊也但吾嘗怪橘在公問其父良基治國之術答
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是分而二之也不亦謬乎夫
超然塵表潔身自誇其爲人也必介而不弘必直而
不寬如蟬飲露之謂潔如蚓食壤之謂廉拘拘焉惟
清是務抑不知使其人遠出而應事非刻則急百術
何由而施焉雖有一清無益於治國也雖然是尚爲
能治其內縱使不免偏淺猶之可也苟徒觀其修飾

於外以爲可則詔似恭法似謙懶似靜慢似高雖清
亦豈無似而非者其嘗書畫則似矣而走舸復壁出
于桓玄王涯之儔其娛林泉則似矣而南園之植花
半間之鬪蟲出於韓侂胃賈似道之徒此皆踪其實
則去清遠矣而况於術乎聖人之德一也孟子稱伊
尹曰任稱伯夷曰清驟覽之如分任與清而言者徐
思而繹之其意蓋歸於一矣伯夷居北海之濱者是伊
尹耕於有莘之心也伯夷與曰盍歸乎來者是伊
尹幡然改曰之心也然則夷之清未始無尹之任尹
之任未始無夷之清惟伊尹能佐殷湯施其所蘊蓄

于四海故特稱之曰任焉爾惟伯夷未能翼周文仲
其所抱負于一世故特稱之曰清焉爾任者所謂一
清之殊者也居官任而不自以為任始為真任清者
所謂百術之本者也處身清而不自以為清始為真
清然而言雖有尹之百術不如夷之一清可乎

藤原教通

邑有伶官其鄰必學俳優鄉有力士其旁必倣角抵
人不孤必有所與風不單必有所習况乎當權門據
要路伸臂一麾舉世之人誰不趨而從之此國家所
以常有朋黨也甚矣朋黨之禍不出小人必出奄人
而天子皆甘為之渠帥以是奄人黨天子而斥君子
天下終以亡者漢唐也小人黨天子而斥君子遂使
天子北狩而殂南狩而亡者宋也奄人與小人黨天
子而斥君子天下終以陷於夷狄者明而論者不之
察輒曰漢之亡由黨錮君子唐之亡由白馬君子宋

之亡由洛蜀君子明之亡由東林君子蓋小人誣君子以曰黨則論者從而黨之君子不指小人以曰黨則論者從而不黨之雷同乃爾誰能知天子為朋黨之渠帥乎唐德宗任盧杞而速朱此之亂非小人之渠帥何也明熹宗寵魏忠賢而致楊漣左光斗之死非奄人之渠帥何也雖然我今以小人為黨其黨非必出一門同貪寵同專權同濟其私所謂同類相從者耳彼嘗以君子為黨其黨亦非必出一門同志道同憂時同盡其忠所謂同氣相求者耳惟若我藤原氏椒房出於一姓攝籙歸於一宗而朝廷公卿莫非

其族豈非藤氏一門朋黨乎賴天子有不甘為其渠帥方將謀抑相權振朝威然其為黨也非若彼漢唐宋明烏合麇集者則是又朋黨之變症惡得不顧投劑如何耶我見後三條帝拒關白教通之請嘆其黨之不可制重嘆帝之踈於慮也何則嘗就人情經驗之可一言以服人者以其言本于理也可一言以怒人者以其言發於氣也盜之為智在騙取偷奪而已然捕而鞠之雖冥頑狡黠未嘗有以誣罔為巧智者必歸其罪是理之所責不得不服也士之為行在忠順孝悌而已然罵而激之雖沈實明敏未嘗有以隱

默爲懿行者必發其憤是氣之所加不得不怒也帝之言本于理關白固宜服焉帝之言發於氣關白安不怒焉然是未足以爲至極更進而論之天理之秩然之謂禮人事之較然之謂政卽欲期於七而能務其善望於盜而能改其惡尚莫先乎禮與政也况攝籙之家貴乎士而昏徒之員多於盜乎蓋權貴九族根據蔓延牢籠名爵以謀已利者非禮也故禮行則必無所肆焉昏徒百司蟻附蠅逐營求資級以占已便者非政也故政立則必無所謁焉帝能剛健則當有朝乾夕惕之警見權貴之專橫蓋以復其禮帝能嚴明則當有猛省痛克之學見昏徒之屬托蓋以反其政第將示其威于奮髯震怒之頃是自喪禮也喪禮天理何以秩然哉不能終拒其請於拂衣遽退之時是自喪政也喪政人事何以較然哉雖漢唐宋明之黨猶不可得而破又何擬於其非烏合麇集者哉嗚呼藤氏之專權非一日也而守多上皇舉管右府以抑之是恃人者也帝以非相門外孫斥之是恃己者也恃人嫁釁於人者也恃己集禍于己者也是皆不恃其可恃而恃其不可恃故上皇一躓而右府謫帝再躓而關白橫然則何謂可恃者曰禮也政也譬

則朋黨者冬冰也禮者春曦也朋黨者驕炎也政者
快雨也未嘗有春曦出而冬冰不釋快雨瀉而驕炎
不退者矣

源義家

車騎相屬冠蓋相望鷄班鷩列日趨於朝廷者如是
其衆也懷貨權物交易於通都之市課耕程桑邑於
四方之野者泯泯芴芴亦如是其衆也以至夷屬蠻
琛梯山航海歲時入貢者通而計之普天之下不啻
億兆統億兆之衆於方寸之地而德綏焉而威服焉
者惟有天子而已吾觀白河法皇詔義家獻弓深悲
王室威德之衰不足以制馭天下矣人之在世蓋
而氣餒方其盛壯時逆理異常所不安於心者或見
乎影響或形於夢寐呂后之掖爲趙王所搢沈約之

舌為和帝所斷法皇所患蓋亦是類耳心誠有不安者惕然戒懼速攻無憚則趨惡之路絕而入善之門開向之不仁顧足以興後之仁昨之不義及足以起今之義三折肱而為良醫一改過而為賢主法皇特不之察哀冕黼黻尊配日月而徒假一虓虎士之弓以鎮夢魘顛倒錯繆豈於義家天子視之乎抑匹夫視之乎假令義家不然昏惑如此自招外侮理固然也設使兵器足以鎮夢魘乎則武庫之弓森然羅列雖取以建之御枕上可也而其必假重於義家者蓋其征與賊前九後三勢如山嶽屢如雷霆擊意是法

皇心所深憚也以所憚較所患彼輕此重重者勝而輕者敗一旦渙然冰釋豈足異哉然桓石虔可斷匹夫之慮未聞天子而斷瘡張文遠可禁小兒之啼未聞天子而禁啼我以是深為法皇惜而知義家威名益震於天下矣當時之人其必曰一握玄弓猶可威制天子而矧乎其數萬銳兵孰能敵之也如是則天下之權去王室而歸於源氏非亶始於賴朝之建霸府也蓋法皇之未遜位也耽乎色而倫理亂弱於佛而刑政悖擅遷官以任愛憎厚斂民以窮驕奢彼車騎相屬冠蓋相望者昏怨交謗于朝廷懷貨擁物者

學古精義卷一
課耕程桑者囂囂然忿於市怒於野思以有所一逞
當是時能德綏而威服之者誰也義家臨終遺書曰
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蓋固已睹之矣

藤原賴長

物之幻渺難辨者足以使人欣悅理之茫昧難明者
足以使人戒懼所謂天瑞若鳳凰麒麟之時見醴泉
朱草之時出小人借以為貢諛誘君之媒而君子患
之精論博議謂天瑞不足欣悅所謂天變若冬雷夏
雪之或與慧星妖氣之或現君子援以為獻箴諫君
之具而小人病之竊嘲冷笑謂天變不足戒懼紛紛
紆紆甲難乙陳雖聽讞之任若臯陶莫能折其所聚
訟其為弊不亦大乎雖然如使物允近易觀誰復欣
悅之如使理明白易窮誰復戒懼之故其幻渺難辨

者不必辨之其茫昧難明者不必明之聖人而存以爲使人自悅自懼之地若彼卜與夢亦不過如此耳藤原惡左府致禱而驗喜學易之無鬼崇得夢而祥恃柄國之有天助卒以取敗者吾胡得不暢而論之蓋其學之博足以自惑惑世其才之雄足以自欺欺人階崇德之禍首保元之亂小人之尤莫茲爲甚豈鬼將崇之故先匿其形以示驗歟豈天將不助之故先韜其跡以兆祥歟然則鬼貴變詐而天好權譎以我論之將亦儀秦視鬼申韓視天豈有是道哉夫鬼無形也然方其祭祀吾心敬則洋洋乎格於前者莫

有不享是以正吾心之鬼也天無聲也然方其顯號吾心敬則巍巍乎戴於上者莫有不享是以正吾心之天也故其儻然見於無形者非見於鬼而我見於吾心也其肅然聞於無聲者非聞於天而我聞於吾心也我見於吾心有或不正隨即起恭鬼烏乎不享我聞於吾心有或不正隨即起敬天烏乎不享此聖人之所以寓教於幻渺茫昧之間使人悅以勸善懼以懲惡而能推是理觸類而長之卜亦可假以服人夢亦可假以治世武丁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未嘗不以是也蜀先主舉諸葛亮而關張有言秦符堅

擢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嫉之世道有汗隆人情無今
古以後揆前版築之徒漁釣之侶一旦冠冕立百僚
之上甚於亮與猛非夢以靈之卜以神之何以其服
人治世如彼容易乎哉能用卜而不用於卜能使夢
而不使於夢是君子所當講窮焉而惡左府喜禱恃
夢卻為其所使職由其心之不正故鬼之變詐示驗
非鬼然也惡左府之心儀秦其鬼也天之權譎兆祥
非天然也惡左府之心申韓其天也而何有於鬼與
天乎哉其孽皆所自作固不可活非惟身為戮而名
為賊其至被發墓暴骸之禍固其分爾乃若惡左府
小人之尤終不可教以其變化氣質乎惡左府常仇
視其兄關白忠通而每遇諸朝未嘗不為禮曰豈可
以意氣不合紊天倫之常乎觀於此言則其順悖事
兄者性也其剛復肆已者習也若其氣質何患其難
變化堯桀夷跖同一秉彜故仲尼曰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

源爲朝

怠於事而貪人之直謂之盪工先於戰而邀君之賞
謂之姦將奇構巧思可以造臨春結綺之壯麗反使
之盡伎於矮亭陋室迫於勢而不得已則爲之而已
何敢貪其直哉英謀偉畧可以配管仲樂毅之智勇
反使之致力於私鬪浪戰制於命而不得已則爲之
而已何敢邀其賞哉崇德上皇雖兄既遜位後白河
雖弟方踐祚然則上皇之舉不過報平日之怨而幸
一時之勝惡得謂之兩帝爭統哉爲朝獻策於賴長
可謂知兵者矣然欲篡彼九五屯膏之位而銷我上

六泣血之憂則上皇之私鬪浪戰也欲舍夜擊必勝之策而待僧兵烏合之衆則賴長之矮亭陋室也徒然受藏人之任是與濫工貪直姦將邀賞爭五十步百步耳爲朝豈如是者哉蓋爲朝氣蓋一世矣八尺之身可以詔命召而方寸之氣不可以爵祿繫是故欲斃清盛於鎧袖此氣之溢乎辭者也貫伊東兄弟於一箭此氣之發於射者也使上皇能用爲朝之策則一戰挫敵易於孤豚腐鼠斷可知矣徒掣肘於賴長而反先鞭於義朝其爲遺憾可勝道哉吾邦英烈之氣夫人所固有豈獨爲朝乎藤原鎌足潛心運策

以誅賊於會朝氣之見於義也菅原道真忘身盡力以躋民於至治氣之見於仁也和氣清麻呂直言以折道鏡之僭逆氣之見於忠也平知章死戰以脫知盛之危難氣之見於孝也此四公之爲皆君子之道也惜夫爲朝有是氣而不得施之於道也旣已應上皇之請雖敢辭其官亦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耳若使爲朝移其辭藏人之任者而發辭上皇之召移其不忍射殪義朝者而不忍彎弓於人主則勁辭直氣可以揭綱常飾躬勵行可以扶名教縱使不能遏上皇旣成之舉而賴長必敗之勢其所以感動人心與彼

四公孰優孰劣豈不卓然千古哉惜夫爲朝有是氣
而不得施之於道也

藤原通憲

淵於中必彪於外者誠之積而有微也積而有微之
極至於天下之物莫不爲動頑如豚魚可以孚堅如
金石可以貫禱天而反風刺地而湧泉皆吾之誠使
之然也詐者誠之反也津津然口說仁義貿貿然心
懷利慾陽譽而陰毀面愛而背憎變化隨時不可捉
摸然則二者相去不翅天淵固如_一宜_一一見而辨然至
其疑似之際有不可不深甄別者矣蓋誠者實也詐
者虛也而人惟知詐之爲虛而不知詐亦有詐之實
惟知誠之爲實而不知誠亦有誠之虛我請姑假通

憲事以徵之通憲一時所稱為宏才博覽諳練典故者而其心則陰險狠賊雖比唐李林甫有過焉莫不及焉人言林甫口頭有蜜腹中有劍通憲腹中亦自有劍就其鑑梳水見劍貫頭之相者可以知其中所有也然劍之為物其藏之者鞘而其佩之者腰人皆所知也試使通憲告人曰吾有劍藏諸鞘聞者以為誠即曰腹中有劍必以為詐又告人曰吾有劍佩諸腰聞者以為誠即曰頭上有劍必以為詐而於通憲則人以為誠者反虛而人以為詐者反實何則設計科罪誘降賴長之逆黨悉處大刑問其何用而殺彼則非其藏鞘之劍而其腹中之劍也負寵恃權拒絕義朝之請婚終遭慘戮問其何用而殺己則非其佩腰之劍而其頭上之劍也此豈不足以徵其誠亦有誠之虛而詐亦有詐之實乎哉是不獨通憲也陰險狠賊之徒必謂心藏於中人不得而察之故君子其貌而小人其情仁義其口而利慾其腹君子其貌足以欺固一時惟識者能察其形于貌者即小人之情也仁義其口足以糊塗一世惟識者能察其述於口者即利慾之腹也蓋其見於貌與口者所謂誠之虛使人易信而其見於情與腹者所謂詐之實使人難

辨雖然詐之所積必著。揣誠之所積必著。一歎一慶。各以類至。身遂不免刑戮。若林甫能免者幸也。通憲不能免者非不幸也。敢問通憲奚若。而可以免焉。蓋通憲之立朝也。矜其宏才博覽。而嫉人之智能勝己。負其諳練典故。而惡人之威權勝己。當後白河上皇之罷信賴。製安祿山圖。跋數言上之。然其所以圖此信賴。卽其所以自比。其所以跋誠上皇。卽其所以自誠。設使通憲自覓自覷。縱然悔悟。不敢諷刺彼之祿山。而痛克伐己之祿山。則庶乎免焉。

清原賴業

穹然覆於上者天。隕然載於下者地。群然生且死於兩間者人。極天之所覆。舉地之所載。莫往而不有人焉。增損衆寡之數。雖巧曆不能筭計。而遇諸道路。東走西奔。朝往夕還。如蟻挽糧。如蠅趁糞。外視其面。莫有同者。深考其中。莫有不同者。不亦奇乎。敢問其莫有不同者。誰命之。而爾乎哉。曰。天命之。而人莫不稟也。其是之謂心。此心也。天下之理具。而天下之事出。故此心之外無理。此心之外無事。貴自王公。賤至輿僮。亡論已凡。九夷八蠻。赤髮紺瞳之徒。苟使其非載。

天履地耳聽而目視飢而食渴而飲者我不能知之
也不然誰敢不同此心而或者以為區域之所分必
風俗之所殊風俗之所殊必習慣之所偏故各不免
自尊自大自恃自誇而至於彼此相形物我相軋此
固由人心不同也嗚呼是膏視形跡之言非本原道
理之論也佗則舍焉我與漢比而論之有人於此能
事君矣我稱以為忠則彼亦以為忠能事父與兄矣
我稱以為孝且悌則彼亦以為孝且悌非天下之理
同具於此心天下之事同出於此心何以至暗合默
契如是哉儻使心外有理心外有事則指白為黑認

西為東謂戮人曰仁謂虐物曰義各設其名肆其目
紛寵恃謬無所一定天亦不可奈之何以是其所賦
與莫有不同者天下之公道也非漢之所謂聖若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賢若子思孟軻所能得而私
焉洵乎此心之外無理此心之外無事也然則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言載在六經皆所以闡明啓
發我之心其理如瑩而其事益有儀則矣故其為學
非六經之是崇信即此心之天理是崇信豈非天下
之公道不期然而然者邪宋儒朱熹取學庸配論孟
稱曰四子其作章句在淳熙己酉是當我文治五年

而清原賴業於承安中既已授學庸於戴記以授徒
 先熹方十六七年矣顧賴業惡知學庸之道為熹之
 所獨得熹亦惡知學庸之道為賴業之所殊好地隔
 萬里之遠人無一面之舊而其識見吻合如相與商
 榷者此心之天理為聖經賢傳所闡發天之視我與
 漢不敢較輕重於彼此置內外于物我如此也而後
 世學者動輒曰皇國自有神道從漢籍入我彼聖人
 之教有以紊之此杜撰臆見未免於裂道為二者也
 聰明睿智德配上天在我謂之神在漢謂之聖不同
 者此名也同者此心也其端造乎夫婦同也其化察
 乎天地同也而主張前說者豈天賦與之不以此心
 乎抑天賦與此心而反自喪之乎何其獨恃天下之
 公道也噫伊人也下賴業一等

平重威

貌有同而異術者相之必詳察其心事有似而非君子論之必深窮其本同重瞳也虞舜仁而楚項暴均居攝也周公誠而王莽詐詳察其心則外仁內暴者不可得而瘦焉深窮其本則名誠實詐者不可得而揜焉內府之宥賴朝武王之封武庚遠語之則似矣然武王之伐殷濟斯民於焚溺之中而寘之于雍熙之域禮樂之懿刑政之公可服華夏而撫夷蠻然後雖有百武庚及其謀逆煽亂即討滅之易如秦華之壓累卯國執之崛強不待周公東征之日既在武王

封之之時矣。平治之朝，禮樂廢而刑政不平，苟無善貽謀于後世，天下何恃而治焉？蓋內府之宥，賴朝我嘗試忖度之，豈謂其存源氏之遺孽為吾外懼，則子孫不敢淫於富貴歟？是縱朝廷之賦而為身家之計，非政體也。豈謂其聽池尼之哀請為吾家範，則闔族可亦化於孝友歟？是開婦人與事之漸而成一門請托之風，非政體也。政之有體，猶人之有心，人心喪則耳目手足無益於身，政體失則衣冠官位無益于國。天下之亂可翹足而待也。內府誠欲使天下長無亂，盍亦及其本焉。賴朝之就捕也，我之教化常行閭門。

肅穆池尼必不悲亡兒而私請之赦宥我之紀綱，悉張法令，明備宗清亦當重國誓以公議其罪狀。內府班于台鼎以秉政柄，生殺與奪皆由己，出其罪當，斬則斬之可也。其情當原則原之可也。立威施恩皆出於內府之獨斷，則天下莫不懼焉，亦莫不悅焉。使武王復生乎？是時惟如是而後亂無自而生矣。然則雖有賴朝，傑然蛭鳴，流人雖有義仲，藪乎岐蘇，孤兒安能得揭白旗叱徒馬指京而西，其為天下謀不亦善乎？嗚呼！用兵為諫，似於鬻拳誓神祈死，似於士燮然其於內府豈不有事大於鬻拳而責重于士燮者乎？

克諾以孝人子之分也何遽用兵鞠躬盡力人臣之職也何遽祈死烈烈然爲仁子子然爲義此內府所以有賢者之資而不知政體也歟

松岡時敏

著

源賴朝

帝出於震降民始於此皇建有極治世始於此後世學者視之太高講之甚遠荒忽如鬼神之不可測浩漭如煙海之不可際然近省諸身今日我所有之身即在帝降之列切考諸時今日我所遇之時即在皇治之中是事理之至臯近而易視者也而學者卻求之高遠竟不之知縱使竟不之知漢土則尚可也皇國則甚不可也何以言之震者東方之位萬物所歸

始而吾國適當其處蓋物之精華必鍾於其始如人造器然也意精器亦精意疎器亦疎精生於勤疎生于怠勤必在始怠必在終天道之神與人情不相戾絕則可知鍾斯氣之精華非漢土所能及焉不然皇建其有極雖曰盡善何獨得君臣大分與天地配而不易者冠冕宇宙如此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察而尊之也源二位開府於鎌倉而土地之權兵馬之柄皆歸其掌握稱爲霸者之首論者或曰二位幸變秉機陰謀深計竊天子之威肆天下之政余則不敢曰然也天之將欲益尊王室而使君臣大分永無墜於

後世故命若二位者立千載變局之標準何則天祖命皇孫降治下土以開皇國之局面神武莫都檀原而益創其業國有造村有首鎮撫其民類殷周之有牧伯迄大化頒新令罷國造村首所有部曲田莊同秦漢已降郡縣之制而始變局面蓋變而不已者氣運不得不隨而變者土地之權兵馬之柄耳玉網寢弛局面將再變天便開此霸府其初國置守護殆如大化以前之有國造村首而後卒屹然爲封建之世於是回視漢土則郡縣天下猶古而爲之主者互篡互弑遞興遞亡學者枉爲其說曰天子無道是謂匹

夫聞誅匹夫未聞弑君習以爲俗恬莫之怪終至於視天下如傳舍視天子如旅客而天未嘗悔其禍也嗟夫視天下如傳舍孰與我霸府之統馭侯國視天子如旅客孰與我霸府之翼戴王室自二位而還能掌其土地之權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能握其兵馬之柄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霸府恭順之節著於天下而天子垂拱於其上穆穆然愈尊矣雖氣運或百變而不可已然其隨而變者惟土地之權也兵馬之柄也並在霸府而王室不與焉吾故以謂天命若二位者立千載變局之標準王者爲乾霸者爲坤此其所以使君臣大分永無墜於後世也而今日親在帝降之列皇治之中者孰不衣被其德澤則天之寵靈皇國非漢土比可由是以觀矣雖然人之在世不過百年天之閱世固爲無彊自百年者視之一日甚短自無彊者視之千載甚短故天之千載人之一日所謂變局者人以爲千載希觀而天以爲一日常觀嗚呼治國猶奕棋而天猶授之技者以一日常觀之所先覺教千載希觀之所後覺觀其情形以臨勝負進巧者退不巧者然則使天復變局者果在何時果在何人其誠可懼也夫其亦可戒也夫

北條泰時

美惡愛憎之物交於前而利害去取之念戰乎中此
吾心可安可危可存可亡之一大機關不可不盡言
而備論焉天下最美最愛之物莫先於奢而反害于
國天下最惡最憎之物莫先於儉而卻利于國夫其
惡與憎而取其美與愛人心之順境也去其美與愛
而取其惡與憎人心之逆境也物以順境至焉我以
逆境待焉方是時嗾物以攻念者謂之慾援念以禦
物者謂之義寂然藏其形淵然潛其鋒是慾之賊也
其精如金新脫範其銳如劍新發刃是義之雄也然

當平居無事二者各莫識其所在迨一旦並起而交戰義以其雄確乎裁之稟乎斷之而怨之為賊力量足以扛九鼎氣焰足以排大嶽是故逆境不能以勝順境此心機關之設雖比劍閣而猶差維莫得而守雖比潼關而猶哥舒翰降而棄之安者危存者亡而莫能自悟此天下人心之所以常好奢而不好儉也獨北條泰時聞室懿之說於梅尾高辨而施節儉之政於海內生靈兄弟分受父邑者自取太少將士稱貸富家者自為償息然如承久事則擠君於至難而不懼焉陷父於大逆而不恤焉雖擢其髮不足以數其罪雖輶其身不足以明其刑加使其奢侈而聚斂以招民怨則北條氏之亡不埃新田義貞屠鎌倉也而第以其能儉能勤恐恐然綏撫生靈猶可使天下稱小康之治則奢之害於國而儉之利于國非明徵乎雖然秦時之室懿其學得諸禪而不得諸儒故其功亦不過出於霸術蓋孔子稱禹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嗟乎是聖人之儉也宜哉孔子之無間然也當秦時之世設幸而有賢若孟軻說之以聖人之儉使秦時希慕而學之克治以閑其邪涵養以存其誠則其

施之於政事豈惟止於霸術而已乎哉秦時不幸而
不值賢者其治僅止於霸術而莫能垂教于後世故
子孫縱逸闔族卒為國賊而亡矣何則我通覽古今
天下不能皆君子亦天下不能皆小人何世何時無
此二者而世道猶如水流湍趨下風教習氣隨之而
變以君子言則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
而為客氣以小人言則霸術之功因而為財利財利
之弊循而為私慾然當霸術之初人心未盡漓世道
未全汙猶有君子人心抱忠義維持風教以是其術
雖譎詐亦未至太甚迨一變而為財利舉朝奔競藉

口於富國稅政百出而猶或有喜氣節者批論危言
可以濟其弊人心已漓世道已汙而以客氣與私慾
相仇朋而謗之黨而彈之甲與乙仆彼退此進囂囂
然終不知其所稅駕而為之君者望社稷之不屋可
得乎哉毅軒子曰秦時一身有二可鑒焉以身勸其
儉勤致治亦以身懲其霸術閔亂

青砥藤網

天下之物將有所大用則有所必不舍有所必舍舍其所必舍斯所以不舍其所必不舍人能知其意神而明之能料其事化而裁之庶幾乎得英雄之術矣我於青砥藤網乎有感情哉藤網買炬索錢徒知其計較得失損益於十錢六十錢之間而未嘗知其擴以通英雄之術也凡物之有用於天下莫要於錢貨而人材之用則又過之無錢貨不可以濟貧而為富無人材不可以撥亂而為治皆英雄之所必不舍也今舍十錢而不索曰是少不足索焉舍一人而不舉

曰是寡不足舉焉殊不知黃河之深源于一勺之水
泰山之高基於一卷之石多者少之積也少而不索
必增爲多衆者寡之推也寡而不舉必加爲衆勢有
必至理有固然家何繇而富國何繇而治乎哉錢貨
則雖有費固不得不索而藤網旣言之然其用小入
材則雖有費固不得不舉而藤網未言之然其用大
我不論於其小而所旣言論於其大而所未言夫有
治法焉有治人焉何謂治法先王之道其經可以植
常其權可以達變識深而慮遠是已然世輕視以爲
空文委積故紙猶埋太阿於塵土豈不亦可惜於水
底錢乎何謂治人君子之學其才足以幹事其智足以
以周物望隆而德駿是已然世不知以爲棄物沉淪
草茅猶遺夜光於糞壤豈不亦可惜於水底錢乎秦
孝公必舍五十金於徙木之賞而民方信於其所必
不舍之法漢高祖必舍關以東之地於韓黥彭三人
而楚方敗於其所必不舍之將是二主於區區刑名
之法瑣瑣戰鬪之將雖有所費猶能舉用之故其奏
功可以興霸王之業况於行先王之道用君子之學
乎藤網往矣不可復責後或有爲藤網者能獲其意
以通英雄之術奚翅錢貨云乎哉雖然我又有所戒

焉第可爲真藤網而成事勿爲僞藤網而敗事人之
才有大小世之事亦有大小事出於其大是才大者
之真耳事出於其小是才小者之真耳然則小才與
大才不移乎憤悱於學問徐養而長之小可以進大
沈潛於義理精察而行之大可以兼小是真也非僞
也如俄張而大之俄卷而小之則其僞立見天下之
事可以真成可以僞敗角者牛也雖角豕之首而人
不以爲牛黑者烏也雖黑鷺之毛而人不以爲烏仁
者堯舜也雖仁跖躄之口而人不以爲堯舜然則論
選人之法自取僞大才我寧取真小才

藤原藤房

君亦人也臣亦人也人之與人同立於朝相悅則就
相忿則去何義之有父亦人也子亦人也人之與人
同居于家相愛則合相憎則離何親之有我於是說
乎益知天下之義莫重乎君臣之義天下之親莫重
乎父子之親也臣事君而不忠則君譴之義也君使
臣而不禮則臣諫之亦義也是義也根於性而發於
情故天下未嘗有先悅就忿去而後是義者非義重
乎于事父而不孝則父訓之親也父使子而不慈則
子諍之亦親也是親也根於性而發於情故天下未

藤原藤房

嘗有先愛合憎離而後是親者非親重乎惟黃門藤原藤房遺其君而去似忿也昔其父而離似憎也豈不怪哉蓋建武之政漸就板蕩而後醍醐帝之心日耽燕安四方猛將謀士意懷不平將復方命倡亂者星羅而棋峙天下安危第決於帝悟不悟之間帝之心一悟則社稷如磐石帝之心一不悟則社稷如薄冰黃門蓋有見於此則其所以致義容有深於尋常諫臣矣其所以致親容有厚於尋常諱子矣將有所伸故先大屈之將有所發故先深藏之方其議軍士賞內旨猥濫之日稱疾不視事猶竢其可極諫迄帝

獲天馬舉朝諛頌而黃門獨歷舉時事悉中肯綮鑿鑿乎如藥石之代病帝宜感悟而不悟又一夕侍帝諷以比干夷齊之事而帝終不悟黃門蓋謂諫固多術矣奇而驚人者有兵諫焉有尸諫焉吾文臣不可兵諫宜以尸諫然此亦庶幾乎炫勇未足以爲太奇也因擇術於人所未行之際而求道於吾所嘗講之外俛君與父知其去深於義而非忿其離厚於親而非憎也何則曩輔君于艱危黃門也今諫君於燕安黃門也且其父宜房見仕在朝即使君而知恃臣父而知恃子乎視其一旦遺而隱念其所以致義之奇

於仕而諫焉豈不知其益深乎視其一且舍而遯念
其所以致親之奇於侍而諍焉豈不知其逾厚乎然
則君必大驚甚乎漢王聞蕭何亡如失左右手父亦
必大驚急乎蕭何聞韓信亡追之驚則悔焉悔則悟
焉悟則改焉人情皆然帝固英主獨無人情哉惟能
悟且改則裁翫物之志而留心於仁政如黃門所嘗
諫必當維新之化霈然而下倡亂之機帖然而息矣
黃門留身至此或終隱而詠歌太平可也或復出而
翼贊聖治可也慷慨就死以尸而諫孰如從容就義
以隱而諫也君真有意於索臣佛利雖多救以鳳詔

黃門何處潛匿乎父真有意於尋子皇國雖大周以
雲海黃門何地飛渡乎奈何君未大驚當其遯世之
時第僅遣宣房而已奈何父亦未大驚當其被命之
時第僅至巖倉而已此其所以王室終歸於不振而
黃門亦不知所往焉嗚呼黃門所以處於臣子之地
極奇雖極奇乎猶不變於其義與親可以觀其極奇
之中有極不奇者存矣

補正成

曠世智勇之將時而重生時而輕死見前所遭可死而不死是重生也見後所遭可生而不生是輕死也不亦異乎前之重生是則後之輕死非一是一非無所適守豈有策於前而生無策於後而死乎惡在其為智勇哉蓋前之重生非自重也有使之不得不重者後之輕死非自輕也有使之不得不輕者吾得其說矣人主之心繫天下之望而望之得喪可以敬慢明闇四言決之也敬于為政則明於識人慢于為政則闇於識人是不竦言進而論之心主於敬雖困強

賊窘驕虜而幽囚于霜鋒雪刃之中其心益明於識
人相距萬里猶在咫尺天下之亂烏得而不復治乎
心流於慢雖相房杜將衛霍而垂拱于瑤闕玉墀之
上其心益闇於識人相視咫尺猶在萬里天下之治
烏得而不復亂乎是以人主之敬與明足以繫天下
之人望而天下之人望卒不能不離於人主之慢與
闇若河內守楠正成孤兵可以塗地而積尸縱火方
全軀于赤坂城陷之日者是非北條氏兵逸之也後
醍醐帝之心使之自逸也餘騎可以潰圍而釋鎧伏
刃終殞命于湊川軍敗之日者是非足利氏兵殺之
也後醍醐帝之心使之自殺也帝蒙塵之初正成一
詣行在以討賊受任而後不復謁見然知帝謀恢復
之志百敗而百不撓正成安不重生乎當建武之朝
親侍闕下而帝藐然不禮迄臨事獻策亦不得達見
其屬任之意非復如曩日正成安不輕死乎使正成
重生於赤坂而輕死于湊川豈有佗乎帝之心前敬
而後慢也敬故明帝明則天下之望繫焉可使人重
其生盡忠報國慢故闇帝闇則天下之望去焉可使
人輕其死以潔身為先此獨於正成而已乎哉然則
正成之死得毋有遺憾乎曰內有良相外有材將此

學古臆論卷二
王室之所繇盛焉藤房良相帝固識其爲己之腹心
正成材將帝固識其爲己之股肱然使帝至慢于爲
政而闇於識人者第由准后廉子惑溺之而足利尊
氏陰爲之地矣凡人之情有所惑溺不可遽以口舌
悟之然使其非病風喪心未嘗有傷腹心而不痛折
股肱而不患者藤房慮此故以隱諫於內正成慮此
故以死諫于外帝痛其傷腹心一省而一悛焉患其
折股肱再省而再悛焉節節磨之層層勵之孰知其
不至慢者復敬闇者復明邪悲乎帝能發憤於狃安
翫物之時猶可以不再亡天下而其本心之言見於
臨崩按劍之日亦已晚矣而在二人則盡其所當盡
必無毫髮遺憾猗歟藤房文臣其諫也欲寬以婉故
隱正成武臣其諫也欲猛以直故死

名和長年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此王彥章之俚語翻爲歐陽永叔之佳傳彥章以此勵其志永叔以此表其節偉哉名之一字足以鼓舞天下豪傑使其風櫛雨沐龍拏虎攫而報效國家無遑寧處也蓋人之所好莫大於生人之所惡莫重於死而觸於境感於事則有生不足好而死不可惡者豈容不理會其大於生而重於死者爲何事乎哉今有事焉將人是托使客說之曰如是身雖粉齏而名則當與日月爭光矣如是身雖與趙魏駢富而名則污黷矣使所說非烈士則已苟

爲烈士則志必勃然立氣必凜然奮甘死如飴惟冀其名由是觀之名之一字大於生猶泰山之於蟻垤重於死猶九鼎之於鴻毛理會於此激人以名勇乎履義成就風節其爲教簡易直捷嗟乎此武人之俚語所以反勝儒者之雅談永叔非獨取以褒彥章之死節其磨勵後世鼓舞天下豪傑豈不偉哉吾觀名和永年當後醍醐帝自隱遷伯之時感憤於弟長重之言乃益確乎不置疑於其爲簡易直捷之教也其言曰人之所重名而已矣今泰帝者自托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于天下意者建武中興之際論長年功業與新田中將楠延尉諸公雁行而驚列者是爲其人之營求此名乎抑爲此名之激發其人也故迄帝避賊叡山乃使長年十七戰至闕而下馬伏泣徐趁行在者此名也迄諸將相繼陣沒乃使長年愧於三木一草之語奮戰而殉國者亦此名也長年踐此名始踐此名終蓋武人輩性躁而不能學氣擴而不能念說以深奧難悟之理曰命曰性曰道雖唇焦舌燥彼非倦而坐睡必瞠乎傍視第揭美名使之欲豔舉惡名使之叱唾言發於此太簡易而情激於彼太直捷古君子教人乃配以節崇之曰名節所謂惡沒

世而名不稱者余謂稱訓等惡其名與節不相稱而已後世迂儒論人過深待人過刻視其趨名猶視其趨利侷配以爲學者所當大禁戒過深則使人氣短過刻則使人志餒責其好名及窒其好善况乎欲激發性疎氣儻之武人可得哉然是有由焉王安石示恬退於閤門吏置教之日此其所以伏異時擅國之案蔡卞示廉清於薺徽露酒衣之時此其所以張佗年貪權之本君子固宜懲而忘之然一噓而廢食一躡而輟步天下寧有此哉名者實之實也實者名之主也教人者循名而責實受教者飾主以招實假令其所趨始謬爲配利之名終變爲配節之名

足利義滿

均斯心也。心發於理，則名正言順，天下以為法，心動乎慾，則倫滅禮喪，天下以為戮。一戮一法，倏忽轉換，間不容瞬，甚矣人心之難主持也。論以難證之空言，不如考以易見之實蹟。足利鹿苑公幼嗣父職，而天下之事獨聽於受遺輔政之賴之，其知賢能信舉，才能任如石勒之有張賢符，堅之有王猛也。驕驚若氏，清一戰誅之跋扈，若義弘再戰誅之，而諸將以恩叛服無常之徒，莫或敢動其氣焰。太熾威名太震，如周亞夫克吳楚，而諸侯屈膝。李光弼討史思明，而列鎮

斂手也孰謂之非英主練於治體審乎兵機者哉此
鹿苑公也其在職廷朝廷以求相國爵秩之崇其
削髮適敵山以擬法皇御幸之儀睥睨王室專肆威
福如曹操之於漢司馬懿之於魏也孰謂之非驕主
耽於奢侈蔑于名分者哉此亦一鹿苑公也同鹿苑
公也忽而為練於治體審乎兵機之英主忽而為耽
於奢侈蔑于名分之驕主譬如演戲者或為末且或
為丑淨扮裝變幻交奏其伎使人須臾之際竦然嘆
其善嚇然叱其惡豈不怪哉原其所繇爾則獨由斯
心存亡而已前鹿苑公則名正言順天下取以為法
者以其心發於理也後鹿苑公則倫滅禮喪天下微
以為戮者以其心動乎慾也設使鹿苑公冥頑不靈
初為驕主則是不足責也惟其不然故使鹿苑公操
其發於理者不敢縱絕其動乎慾者不敢萌顧不亦
毅然命世一英主哉或曰治心之術常操而存之固
有無祇悔之道也苟縱而亡之豈有不遠復之理乎
鹿苑公身辭厚幣甘受朱明封冊者抑何心乎既稱
國王猶篡天位僭也不知臣于外國之辱及謂勝霸
於皇國之榮愚也死後恭獻之謚足以見生前卑屈
之行醜也蓋僭也愚也醜也具諸一身則鹿苑公之

心業已縱而亡之烏可責其復操而存之乎我以謂是皮相之論耳舉一事以證其不然鹿苑公之於賴之嘗嫉其權於輔政之日而復悟其忠于罷職之後終能信任如初是乃悔悟之心已見其一端矣由是一端克而復之擴而充之炎炎然如火之燃混混乎如泉之達天下之物莫之能禦也然則其修己也無行而非窒慾矣其治人也無事而非遵理矣憾鹿苑公惟止曩一悔悟而已即使鹿苑公不惟曩一悔悟則必可爲英主而終譽不爲驕主而沒名

北條早雲

粗心讀書者視古人以爲易及焉怯心讀書者視古人以爲不及焉以爲易及則其患在自慢言論之精微不敢深考行事之謹嚴不敢熟察僅領大意於涉獵之頃自謂有得而不知其所取甚淺也以爲不及則其患在自餒道德之深粹爲非所能希慕氣節之震耀爲非所能翹跂徒發冗義於訓詁之間自謂有得而不知其所學甚陋也二者皆失讀書之要北條早雲忽悟三畧之首句遽止儒士之講說亦坐於粗心爾畢生所樹立不能大成我知其職由此矣上畧

所謂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者共要在務攬工夫
 早雲能實諸躬踐之行顧其所務如何其所攬如何
 則古人工夫不得不博求之於書何遽止其講說也
 築壇拜將高祖務此以攬韓信之心也岸憤迎笑光
 武務此以攬馬援之心也三敗三用秦穆務此以攬
 孟明視之心也七縱七擒諸葛亮務此以攬孟獲之
 之心也或就許司諫如王猛之於鄧羗或釋縛寵待
 如李愬之於李祐或責讓使居軍後如我源大將軍
 之於上總从廣常並所以務攬其心通古今綜和漢
 此事舉類雖屢更僕莫得而殫焉早雲自以為得其

意然未始聞其有攬英雄之士以助己業惟所與圖
 事杖劍東行六人而已豈非以粗心自慢邪如使早
 雲能聽儒士之講以終三畧之說其偉畧雄筭當務
 之急可書紳銘座者不一而足假令獨悟首句意讀
 至其下畧有言曰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
 士不可以威刑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
 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蓋致二者已
 不必求之而彼自至之謂斯可以為務攬一句之注
 脚也漢高已下所為詭譎變幻專出於機權雖足攬
 英雄之心未為上策矣若黃石公說則我務修禮耳

學古錄卷二
不必求清白之士也。我務修道耳。不必求節義之士也。然禮之所覃被道之所薰陶彼必翕然不聘而至。況乎炫智勇以干爵祿者固不竢言早雲聰明有大志又能用兵加使留心於此以盡工夫麾下所集將皆賢士皆良。飈馳電驚戡定關八州不過一彈指頃何獨以三十日畧伊豆乎哉。

武田信玄

佐其君以居五霸之首者管仲佐其君以躋三代之亞者魏徵然其初管仲當死於公子糾魏徵當死於太子建成而皆不死焉。忠孝天地之大倫苟有人心或一悖大倫孰不追念而悔之。況乎二子之賢惴惴乎懼獲罪於正議幸而值有為之主軫其智慮逞其材畧傾廩倒困無復餘蘊一則立匡合之功一則立諫輔之名徵初之不忠亦第子糾建成斗管臣而止耳。然則二子功名謂之出於禦不忠之責誰為不然何獨異於信玄兵之強出於禦不孝之責哉。大抵人

情疑人。淫者必自淫者也。疑人盜者必自盜者也。信
玄母乃類是乎。板垣信形諫信玄之驕恣而諫即納
者由其逼之。以人或做君之言也。山縣昌景譏義信
之勇敢而譏即行者由其搖之。以子或做父之事也。
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以傳于子則父母與子皆己之
身。精氣血脉分諸兄弟。以傳於姪則兄弟與姪皆己之
身。天下之親莫踰於此。復何疑且懼於其間哉。而
信玄以狂暴待父。逐信虎而自立。是非陷其父於狂
暴。即陷己之身於狂暴也。陷己之身於狂暴。是教其
子以開逐己之釁也。教其子以開逐己之釁。是非陷
其子於不孝。即復陷己之身於不孝也。自信玄觀之
惟疑且懼人之或做己。以我觀之。信玄自教之於人
使前所謂己之身者。盡至可疑。可懼。天下之親安在
哉。推至嫡庶相軋。兄弟相閱。一猜一忌。一憂一憊。莫
不與己痛痒相關。笑語之中有刀戟。宴飲之中有
鴆毒。焉朝者之中有戎狄。焉閨門之中有豺狼。焉左
右前後禍機所伏。無適而非可疑之地。無時而非可
懼之日。舉己之身無所措手足。不能須臾安宜哉。孳
孳簡練其兵。汲汲磨淬其鋒。第內警外備之不嚴。是
懼此豈非其強出於禦不孝之責乎哉。或者謂使信

學世肺謙卷三

玄果疑且懼如子說則見織田右府昇辭尊幣以結和議當疑其闕已當懼其謀已而不然者何也抑亦有由焉李密隋室叛賊而不能不喜其見推於李淵之書東藤原信賴天朝逆臣而不能不信其無佗于清盛之名簿蓋其未叛也蓄怨積忿而有驕橫之氣其既叛也慮譴顧罪而有驚悔之意一旦見其所忌者推已其所畏者服已則不能復以後日驚悔之意戒之備之而惟以前日驕橫之氣喜之信之是故織田右府中原勁敵也上於謙信北陸勁敵也使信玄勵兵秣馬有志于爭鋒天下當先中原而後北陸然其爭鋒天下之心不能克其憚人或責已不孝之心以是第知其抗已者之可忌而不知其諛已者之可慮此其所以急於禦不杜鋒之謙信緩於禦杜鋒之右府作如是觀則其心見矣

上杉謙信

治世而戮人曰刑亂世而戰士曰兵其名雖異而其
爲人之司命則一而已法吏監刑傍有僮手白刃如
霜觸則斷斷者不可復續料其入之心奚若也大將
勒兵前有堅敵飛鏃如雨冒則死者不可復生料
其士之心奚若也豈其矍然驚而膽喪慘然悲而涕
盡乎抑勃然勇於其死脩然安於其命乎我能體其
惡死之心以求生路而後示以其當戰之法我能體
其愛生之心以禦死地而後示以其當戰之義惟能
盡其在我者何必僕僕爾問彼心奚若哉宋程頤進

講指宗聞其於宮中盥避蟻因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我讀上杉謙信傳至觀關東將士竊指目語曰此公視吾曹如蟲蟻寧可終戴乎之言始知非推程頤所奏避蟻之心不可以治兵刑矣凡物之微者莫微於蟲蟻舉一指屨殺未初有如禽獸哀鳴於將死而不忍聞者以是人皆暴殄而不愛恤焉謙信治兵刑蓋其太甚者收專命大臣十六人於推戴主國之翌日賜死以張其威權是蟲蟻大臣也松山既陷斬憲勝二子以齶其念是蟲蟻任子也殺謙忠殺政景而又殺藤景是蟲蟻長尾同宗也古之仁者則不然四

罪而天下咸服非大舜之刑乎刑止於罰四凶而天下之民皞皞如沐其德此不蟲蟻視民之心見於刑也一戎衣天下大定非武王之兵乎兵止於誅獨夫而天下之民熙熙如浴其化此不蟲蟻視民之心見於兵也降至後賢尚然傲吏百官中之虎狼也張詠以一錢誅是誅虎狼也非蟲蟻之也驕兵三軍中之虎狼也李綱以一釵誅是誅虎狼也非蟲蟻之也惟然故治世而戮人人不怨於其戮亂世而戰士士不苦於其戰乃若謙信則義清乞援使報信玄則敵獨信玄而已蓋舉其放逐老父之不孝以獨譴信玄焉

憲政授職使報氏康則敵獨氏康而已蓋舉其侮蔑
管領之不義以獨譴氏康焉果爾則其所颺言有名
而其所戰伐有義而敵雖跋扈然已悔於不孝而心
有所屈已愧于不義而氣有所餒可傳一檄以獲如
吾志矣謙信非惟蟲蟻已之將士亦蟲蟻關東之將
士暴殄而不愛恤焉此其所以悻悻然日與鄰敵鬪
不過屢為北越一豪傑也余故曰非推程頤所奏避
蟻之心不可以治兵刑矣孔子曰其用法一也思仁
恕則樹德思嚴暴則樹怨於戲是言豈特論子羔刑
而已哉可移以治兵

平手政秀

論人之法當反其所以責其所不能也慷慨激昂
者必重於氣義以殉節潔已為事而不肯濡及族時
恐贖其所義也從容蘊蓄者必貴於智謀以韜才濟
世為志而不肯勇決趨死恐害其所謀也若平手政
秀重於氣義者也非貴於智謀者也我請舉其事責
之織田右府為人跌蕩嗜武足以大建豎於天下是
為其才幹有餘而喜怒任意卻足以取忿怨於諸將
是為其識度不足政秀為之保傳蓋已知其如此矣
跌蕩狂也狂者雖律身不中繩墨然負進取之材嗜

學古齋書卷二
三
武豪也豪者雖用兵或過慘酷然懷削平之志負進取之材懷削平之志縱使年少放縱終將有所悔且悛焉但至其喜怒任意則固莫能自制之雖或能悟其取忿怨然有時乎勃然駕氣以發惟待人之諫諍而後可以能戒慎焉不規正於其所有餘而彌縫於其所不足是非政秀所當自任邪雖然其進諫也固其職耳一諫不聽再諫可也再諫不聽三諫可也積至百千諫猶莫或不可也未當以是時屠腹而死惟當留其身以有俟於後日也蓋方其上書右府未即聽從者抑有由焉凡將諫人者必先反省於己君臣

有義我無乃不義歟父子有親我無乃不親歟敵已下猶然而況於諫人君乎馬雖良一走獸耳臣而不應君索可以爲義乎父而不能教子獻之于君可以爲親乎不義不親具諸一家而諫君之放縱烏乎有聽從之理也當是時政秀能執其將自裁之又以誅不獻馬之不肖子則右府才幹有餘而自藏悔且悛之天機安不愴然而感乎之儻使右府固無悔悛之意則聞政秀伏又必謂彼賣直炫名而歸惡於君者矣而觀其驚惋自誓改過勵行立大功于天下足以證其進取之材削平之志平素所抱負適感發於此

也然則雖不之諫必當自改獨有遲速之異耳固非以放縱終其身者也則何必至於以諫不聽而遽自裁哉惟使政秀而不死以有蒞於後日彌縫於其所不足佗則姑舍焉若彼光秀則教右府必誅其餌母之心必不喜其勝敵之功或喜而賞其功必不使至以一時之憤怒為禿顛代鼓之戲果然則右府勲業我知其中道而不墜矣政秀不出於此故曰重於氣義者也非貴於智謀者也

學古臚議終

010190530197

48-12930

